

禁色 (禁色) (禁色)

禁色 (禁色) (禁色)

禁色 (禁色) (禁色)

禁色

禁色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禁色/(日)三岛由纪夫著;杨炳辰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

(三岛由纪夫小说集/叶渭渠主编)

ISBN 7-5059-3297-7

I. 禁… I. ①三…②杨…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1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00978号

版权登记号:图备字01 1999 003号

书 名	禁色
作 者	[日]三岛由纪夫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戴东
责任校对	甘星光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彩桥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24千字
印 张	13.375
插 页	2页
版 次	199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5000册
书 号	ISBN 7-5059-3297-7/I·2500
定 价	21.5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禁

色

第一章 开 端

康子已经很习惯了：每次来，看到俊辅躺在院子里的藤椅上休息，就会若无其事地坐在他的膝盖上。这动作让俊辅喜欢。

适逢夏天。上午，俊辅闭门谢客。灵感来了，他会在这种时候工作一会儿；没兴趣工作的话，他就写写信，或者把藤椅搬到院子里的树荫下，有时看看书，有时则把书放在膝盖上假寐，什么也不想；要不就摇摇铃，叫女佣端一杯茶来。要是前一天晚上，有什么事干得太晚，睡眠不足时，他就会把盖在膝盖上的毯子拉到胸前，就此打打瞌睡。他的岁数已超过一个甲子，还得加上五年；可还是没有一样东西可称得上是感兴趣的。当然，他并没有奉行什么主义。俊辅缺乏对自身以及对他人客观的认识，这恰恰是构成兴趣的条件。这种极端的缺乏客观性，对外界、内面所有很不高明的痉挛关系，在给他老来的作品带来新鲜感和清新气氛的同时，也要求这些作品作出某些牺牲。就是说，要求牺牲真正的小说要素：塑造人物性格而引起的戏剧性冲突，诙谐的描写，性格造型的追求，环境和人物相矛盾等等。于是，有两三个极其吝啬的批评家，犹豫着是否直率地把他叫做文豪。

康子坐在俊辅的腿上，那条在藤躺椅上伸得长长的、盖着毯子的腿上。她身子重。俊辅想说几句猥亵的笑话，可没说出口。喳喳刺耳的知了声，加深了这种无言的气氛。

俊辅右腿上不时会发作神经痛。发作前，腿的深部会有麻酥酥的预感。上了年纪变得脆弱的膝盖无力长久承受少女温软肉体的重量，可就是这样忍受渐渐增加的疼痛感时，俊辅脸上却露出一一种狡猾的快感。

俊辅终于开口了：

“膝盖压得有点疼。康子宝贝，让我把脚往边上挪一挪你再坐。”

一瞬，康子用一本正经的眼光，忧心忡忡地看着俊辅的脸。俊辅笑起来。康子一脸瞧不起的神情。

老作家明白这份蔑视。他坐起身从后面抱住康子的肩膀，手捧住她的下颚，仰起脸，去亲她的嘴。像完成任务似的，赶快结束掉；他感到右膝隐隐刺痛，又躺了下去。抬起头来往四周一瞧，康子已经不见了。

一星期过去了，康子音信杳然。俊辅借散步时去了趟康子的家。说是她和两三个同学一起去了靠近伊豆半岛南端的海滨温泉的疗养地。他记下了那旅馆的名字，回到家，俊辅就收拾行装准备上路。正巧有一份被催促交稿的工作要做，这成了他忽然决定一个人在这盛夏季节外出旅行的借口。

他怕天气太热，挑了一大早出发的火车；可他穿着那件白麻西装，已经是汗流浹背了。他喝着热水瓶里的茶，竹签一样的手指伸进衣袋，掏出将要出版的全集小样细细读起来，这小样是刚才来送行的出版社职员送来的。

这回出《桧俊辅全集》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在他45岁的时候编辑的。

“那时的我呀，”俊辅想，“除了那些考虑世间已经安定、安全，从某种意义来说能看清前途的圆滑化身作品的堆积外，还有沉溺于这种愚蠢行为的记忆。愚蠢行为，什么意思也没有。愚蠢行为和我的作品无缘，愚蠢行为与我的精神、我的思想之间无缘。我的作品决非愚蠢行为的产物。（加点的部分往往是作者要说的反话）所以我有一种对自己愚蠢行为不借助思想辩护的自豪。为了净化我的思想，我从自己演出的愚蠢行为中，排斥促使思想形成的精神作用。说是这么说，但并非只有肉欲的动机。我的愚蠢行为既合不上精神，也合不上肉体；它具有不合常理的抽象性，它用来威胁我的手段就只能说是非人性的了。而今天依然如此，66岁的今天也是如此……”

他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仔细盯着印刷在小样扉页上的自己的照片。

那是张只能说成是丑陋老人的照片。要找出些被人们称为精神美的不寻常美点，那倒是并不困难的。宽宽的前额，瘦削的脸，表现出贪欲的大嘴唇，显示出意志力强的颧，所有的面部特征都带有一种长久劳作的痕迹。与其说这是由精神造就的脸，还不如说这是张让精神锈蚀的脸。这张脸上具有精神性的某种过剩，精神性的某种曝光。就像露骨谈论阴部时的脸很难看似的，俊辅的丑陋中有一种一目了然令人生畏的东西，像失去隐藏阴部的力量，精神衰竭的裸体一样。

受现代智慧享乐的毒害，把人性的兴趣转换到对个性的兴趣，从美的观念里抹去了普遍性，这种强盗以打着幌子的暴行，截断伦理与美的媾合；那些漂亮家伙们要是说俊辅容貌美俊，那就只好随他们去说了。

在这冠冕堂皇揭示老朽面容的扉页背面，有许多广告；列举了十几个知名人士的广告文章，与扉页上那张照片形成鲜明的对

照。这些精神世界里的达官贵人们，必要时，不管在哪里都会出现；受命高歌的秃头鹦鹉们交口赞誉着俊辅作品中那种难以名状的不安之美。一批有名的批评家，是作为“桧文学”研究者而名声大噪的，他们对洋洋 20 卷的全集，做了如下的概括：

“像骤雨般注入我们心扉的众多作品，以真情写出，以陈情留存。桧氏自己也说：若没有陈情的才能，那么刚写完的作品，就会被毁弃，也就不会把这样死尸累累的样子暴露在众人面前了吧。

“桧俊辅氏的作品，竭力描写负数的美。诸如：不测、不安、不祥、不伦、不轨。他若是以某时代作为作品背景时，一定选取这时代的颓唐时期。把某一次恋爱作为素材的时候，则一定在失望和倦怠上做文章。即使描写健康、精力旺盛的形象，也像热带都市猖狂的流行病一样，人物内心也只有猖狂的孤独。人类所有的激烈爱憎、嫉妒、怨恨、热情等种种世相，仿佛与他毫不相干似的。不仅如此，保持情热的死尸的那一脉温热，反倒比如如火如荼活着的时候，更能说出‘生’的本质的价值。

“感觉迟钝中体会到的敏锐感觉的颤抖，乱伦时体会到的濒临沦丧的伦理道德，感觉迟钝中体会到的激越的动荡，都在作品中出现。为了追寻逆反的效果，他编织了多么巧妙的文体啊。即所谓新古今集式的文体，罗可可式的文体，语言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文体，即非思想的衣裳，也非主题的假面，只是为做衣裳而做衣裳的文体。与这所谓赤裸裸文体相对照的，有像巴台农神庙尖顶上残破的命运女神像、拜尼奥做的尼凯像上那些缠绵美丽的衣服皱折般的文体。流动的皱折，飘逸的皱折。那些皱折并非只是对应于肉体行动的，从属于肉体线条的集合，而是自身流动，自身飘逸的皱折……”

读着读着，俊辅嘴角边浮起一层焦躁的微笑，嘟哝着说：

“简直狗屁不通。全看歪了。不过是‘壳里空’浮华的追悼书

嘛。都认识二十多年了，多傻呀。”

他把眼睛转向二等车厢的大玻璃窗，向外眺望着。看得见海。渔船扬帆驶向大海。仿佛意识到许多眼前触及到的事一样，那没有被风鼓得满满的白帆，耷拉在桅杆上，显出一种无精打彩的媚态。这时，桅杆的下方，忽地闪过一小点亮光来。接着火车擦过被夏日骄阳照得明晃晃的赤松林，钻进了隧道。

“那，那一瞬的闪光，说不定是镜面的反光吧。”俊辅想着，“难道船上有女渔夫吗。也许她梳妆得正起劲呢。这被太阳晒黑的‘假小子’，像是手里那面小镜子出卖了她的秘密似的，该不会是给偶尔路过的列车上的乘客暗送秋波吧。”

诗一般的幻想移到了女渔夫脸的形状上，眼前那张脸渐渐变成康子的脸。老艺术家汗涔涔的瘦弱躯干震颤了。

……难道是康子引起的吗？

“人类所有的激烈爱憎、嫉妒、怨恨、热情等种种世相仿佛与他毫不相干似的。”

蠢话，蠢话，蠢话！

艺术家被强迫着从真情向虚假的演变，与社会上的一般人被强迫的演变恰好是相反的。艺术家是为显露而虚假，一般人则是为了隐蔽而虚假。朴素、恬淡的坦白得出另一些结果，桧俊辅是宣扬社会科学和艺术一致的那种流派，于是被认做无思想；但就像博道楼里舞女不时掀起裙子，露出大腿一样，他的作品结尾老是来一个“光明的尾巴”，对那些认定思想存在的傻乎乎的乡下人，他完全有理由不听他们说三道四。可话说回来，俊辅关于生活和艺术的想法，确有什么肯定要招致思想不孕的东西。

我们称做思想的东西，不是事前就有，而是事后而生的。首先，它老是以偶然冲动导致的某行为的辩护人身份上场。辩护人

给那行为以意义及理论，把偶然换成必然，把冲动化为意志。思想具有一种力量：盲人撞了电线杆，我们治不好他的伤；不怪罪于盲人看不见，而怪罪于电线杆子。如果加上一个一个行为的事后理论，那么，理论就成为了体系。而他，行为主体，则不过成了一切行为的可能性。他有思想。他把纸屑抛在大街上。他根据一己之思想，把纸屑抛在大街上。抱有想法的人，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无限推广出去，最终成为思想牢笼里的囚犯。

俊辅把愚蠢行为与思想严格区别开来。其结果，他的愚蠢行为成了遭报应的无端罪过。被他的作品不断排斥的愚蠢行为的亡灵，每夜每夜都来打搅他的安眠。三次以失败告终的婚姻，在他任何一部作品中都看不到一鳞半爪。青年时期的俊辅，生活中不断遭受挫折，误算和失败接二连三。

与爱憎毫不相干吗？蠢话！与嫉妒毫不相干吗？蠢话！

与他的作品漂浮的玲珑气氛相反，俊辅的生活里，充满憎恨、充满嫉妒。三次婚姻的挫折，比这更不幸的十多次恋爱那令人心酸的结局……老作家心里持续着对女人难以斩断的憎恶与烦恼，他一次也没有把这种憎恶当成作品的装饰物。那是怎样一种谦虚，怎样傲慢的捉迷藏啊。

在他作品里上场的许多女性，别说男人，就连女性读者看了，都会感到让人急得牙根发痒的清静。一个好事的比较文学论者，把这些女主人公与埃德加·A·坡描写的超自然的女主人公做过比较，也就是和利基亚、别莱尼斯、莫莱拉、阿芙洛蒂德侯爵夫人等做比较。这些女子当然都有着大理石般的肉体。那容易生厌的恋情，就像下午的阳光，在雕刻的这边那边投下短暂的阴影一般，俊辅对自己笔下女主人公们的性感只做拂光掠影式的描写，他害怕这种描写。

有个老好人的评论家甚至称俊辅为“永远的女权主义者”。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个窃贼。一件冬天的外套，三双鞋，两套夹西装，蔡斯照相机，在短短的两年打发婚后空闲的日子里，让妻子巧妙地偷出去变卖了。离家出走时，还把许多珠宝缝在衬领和腰带的衬垫里带走了。俊辅家是受封的财主家庭。

第二任妻子是个疯子。睡觉时，老想着“丈夫要杀自己”，睡不着；于是，歇斯底里症状恶化了。一天，俊辅外出回家，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正要进屋，让妻子一把堵在门外。

“让我进去，一股怪气味。”

“现在不行，我在做一件有趣的事呢。”

“怎么回事？”

“你老出门，有了相好了吧。我把你的女人的衣服剥下来，烧了。真痛快！”

他赶紧推门一看，波斯地毯上，丢得到处都是烧得通红的煤炭，满屋子烟。妻子又跑到火炉边，一副端庄娴静的态度，挽起袖子，用小铲子把炉膛里烧着了火的煤炭铲出来，不停地往波斯地毯上撒着。俊辅惊慌失措赶快去制止她，谁知妻子竟用令人害怕的大力气，拼命反抗着，像一头将要被俘的猛禽，竭尽全力地反抗着，他全身筋肉都僵硬了。

第三任妻子直到死为止都是他的妻子。这个荡妇让丈夫所能尝到的所有苦恼，都叫俊辅尝了一遍。那苦恼开始的第一天晚上的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俊辅写作往往是在那事完了之后，写起来是顺畅。所以，晚上9点就和妻子上床。完事后，就把妻子一个人留在卧室里，自己一个人上到二楼书房，一直工作到凌晨三四点的时候，然后就在书房里的小床上安歇。他们严格地遵守这每天的功课，从上半夜到早晨10点左右，俊辅和妻子是不照面的。

一个夏天的深夜，他忽然情欲涌动，想让睡着的妻子吃一惊。

可是，对工作的执著控制住了他那恶作剧的冲动。他鞭策着自己，一直充实到工作到早上5点，睡意消失了。他想，妻子一定还睡着吧。于是，就蹑手蹑脚地偷偷下了楼。噢，窗户大开，妻子的影子也不见。

忽然，俊辅仿佛觉得有这种事是当然可能的。这大概是他反省的结果。他觉得：自己每天这样偏执地保持着那功课，预测这种结果，不过是害怕出现这种结果的心理作用吧。

动摇一下子就治愈了。妻子一定和往常一样，睡裙上罩一件黑天鹅绒睡袍去厕所了。他等着，可没见妻子回来。

俊辅开始有些不安，下去到厕所的那条走廊。这时，他看到妻子穿着黑天鹅绒睡袍在厨房里。她在厨房的窗下，胳膊肘支着做菜的桌子，正盯着窗外望呢。天还没亮，那模模糊糊的黑影，看不清是坐在椅子上还是跪在椅子上。俊辅赶忙躲进走廊上厚缎子门帘后朝那边张望。

不一会，距离厨房四五间门面的院门嘎吱嘎吱响起来，接着听到轻轻的口哨声。正好是送牛奶来的时间。

四处院子里孤独的狗叫了起来。从院门到厨房的石板路让昨夜的雨淋湿了。送牛奶的小伙子穿着双运动鞋，一副体力劳动造就的身体，他轻快地掸去沾在蓝翻领汗衫外裸露手臂上那湿漉漉的八角金叶树的叶子，掸去脚后髁里漏进去的小沙砾进来了。他口哨响亮，是因为他年轻嘴唇早上特别爽捷的关系吧。

妻子站起来，打开厨房的门。拂晓的微光中，能模糊地看到黑暗中站着的人影，微笑时露出的白牙和那身蓝色的翻领汗衫。晨风吹来，窗帷上的穗头静静地摇晃起来。

“你辛苦了。”

妻子说着，接过两瓶牛奶。能听见刺耳的瓶和瓶摩擦、白金戒指和瓶摩擦的声音。

“太太，来点奖赏吧。”

厚脸皮的青年人撒娇地说。

“今天不行。”妻子说。

“今天不行，明天可以了吧。”

“明天也不行。”

“怎么啦，十天才一次，你又有其他相好了吧？”

“别大声！听见了可不得了。”

“那，后天呢？”

“后天嘛。”——妻子把“后天”一词，说得奶声奶气的，像把易碎的濂户磁瓶，轻轻放到架子上去似的，“后天傍晚，我先生要去开座谈会，那时可以。”

“5点行吗？”

“5点可以。”

妻子打开刚关上的门，年轻人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他用手指尖在柱子上弹了几下。

“今天真不行？”

“说什么话呀。老公在二楼呐。我讨厌不识相的人。”

“那么，赏个嘴吧。”

“我不想在这种地方，被谁看见了，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呀。”

“算了吧，就亲一下。”

“小讨厌鬼。好吧，就一下呀。”

年轻人将身后的门关上站在厨房门口。妻子穿着卧室里的拖鞋也下去到厨房门口。

两个站着，像蔷薇花树给支撑棒撑着一样拥抱起来。妻子那黑色天鹅绒睡袍后背上，从肩膀到腰部，屡屡传来波浪般的悸动。男人的手解开了睡袍后背上的扣子，妻子摇着头撑拒着。两人无声地扭在一起。先前是妻子的背朝着这边，现在是那男人的背朝

向这边。被扯开睡袍的前胸正对着这一边，睡袍里什么也没穿。年轻人在狭小的厨房门口跪下了。

拂晓的幽暗中，妻子那雪白的裸体，俊辅还是第一次看到。那雪白的肉体伫立着，说得再准确一点，它飘摇着。那手像盲人摸索的动作，抚摸着跪在脚下那年轻人的头发。

这时，妻子的眼睛一会儿闪亮，一会儿阴郁；一会儿睁开眼，一会儿半张半翕。那眼睛看着什么呢？看着架子上那些并排放着的搪瓷锅，冰箱，碗橱，还是映在窗户上的树影，挂在柱子上的日历呢。一天活动开始之前，熟睡如兵营的厨房里那份亲切的宁静，在妻子眼里，一定什么也没停住。那双眼里肯定清楚地看到了什么，包括这帷幔的一部分。她像是觉察到了什么，一次也没往窥视着的俊辅的眼睛处看。

“那是双训练出来决不朝丈夫看的眼睛。”

俊辅战战兢兢地想着。冲出去抓住他俩的心思，就此打消。他毕竟是个只知沉默、不知复仇的人。

不久，门打开了，年轻人走了。院子里开始发白，俊辅又蹑手蹑脚地上到二楼去了。

有绅士风度的这个作家，找到发泄私生活忧愤的口子，那就是每天用法语写几行日记（他没有出过国，却擅长法语。尤斯曼的《伽蓝》、《彼岸》、《途中》三部曲，罗登·巴赫的《死都普里乌斯》等都是经他之手变成了出色的日文本）。这本日记如果在他死后公开的话，也许会引出一场关于他作品研究的新讨论。他作品上缺乏的所有要素，都活生生跃动在这日记的每一页上。要是把它们一丝不改地搬进作品，那是违背俊辅意志的，他憎恶活生生的现实。他抱着这样的确信：天赋的任何部分，自我流露的部分都是虚假的。不仅如此，他的作品缺乏客观性，同他的创作态度，同他顽固地坚持失去了的、固执的主观意念有关。这同他仇

视活生生真实的态度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好比从鲜活的肉体中，提炼出来的却是雕像。

他回到书房，埋头写起日记来。仔细记录下拂晓时看到的幽会情景时自己痛苦的记忆。连他自己恐怕第二次也认不出来的笔迹写的日记，和那些书架上堆积的过去数十年的日记一样，每一页上都充满了对女人的诅咒。这些诅咒并不灵验，那是因为诅咒者是男人而非女人的缘故。

说是日记，还不如说是断想、箴言占大多数，像下面这样截取一段是很容易做到的。这是年轻时代一天的日记：

“女人除了孩子什么也生不出来。男人除了孩子以外什么都能生出来。创造、生殖、繁殖都全得靠男性的能力。女人受胎只不过是育儿的一部分罢了。这是古已有之的真理（俊辅没有孩子，多半是作为主义）。

“女人的嫉妒是对于创造能力的嫉妒。生男孩的女人，从抚养孩子的过程中，体味到对男子创造能力巧妙复仇的欣喜。女人体会到妨害创造的活生生的意义。奢侈和消费的欲望是破坏的欲望，到处都是女性的本能占据了胜利的位置。一开始，资本主义是男性的原理，生产的原理。最后，女性的原理腐蚀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变成了奢侈消费的原理。不久，海伦娜挑起了战争。遥远的将来，共产主义，也将被女人毁灭。

“女性无处不在，像夜幕降临。其习性之下贱，几乎到了最高程度。女性将一切价值观都纳入了感性的泥沼。女性完全不理解主义。因为她们缺乏独创性，所以她们连气氛都不能感受。她们所知道的只有气味。她们像动物一样地嗅着。香水是男性出于对女性教育才发明的东西。男人因此而免去了让女人嗅闻之苦。女性具有的魅力、媚态的本能等所有性牵引的才能，只能是女人无能的证据。如果她们非无能，那么她们就不需要媚态。男人让女

人吸引有多么大的损失呀。加在男人精神上的是多么大的侮辱呀。女人没有精神，只有感性。所谓崇高的感性实在是令人喷饭的矛盾说法。与晋升的涤虫无异。母性，有时在众人面前展开让人吃惊的崇高。而说穿了那也是和情欲爱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应时刻着眼于人的精神特征，因为它作为分水岭，是把人和哺乳动物最终分开的惟一质的差异。”

质的差异……也许应该唤作人类固有做假能力的这个特征……日记里夹了一张25岁时的照片，滞留在俊辅脸上的正是这种特征。要说丑陋，年轻时的俊辅够丑陋的，怎么看上去像是人工雕琢过的丑陋。大概自己觉得自己丑，也就日见其丑了。那些年日记的一部分，正文是用法语写的，而边边角角随处可见乱涂乱画的痕迹。三两笔画成的女人阴部画上，打了个大大的“×”，那是他对女阴的诅咒。

并不是没人肯嫁给他，他才不得不娶了窃贼、疯子来做老婆。世间也有接近这类有为青年所谓“精神的”女人们存在。可这些被称做精神女性的人，是女中豪杰，不是女人。背叛俊辅恋情的女人，净是些顽固不理解他的人，对他惟一的长处，惟一的精神之美视而不见。然而，这样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女人，名正言顺的女人。俊辅曾经只爱漂亮的女人，只喜欢那种满足于自己美貌，不承认自己有需要精神上补充的美萨利伊奴式的女人。

俊辅心里浮现起三年前死去的第三任妻子那张漂亮脸蛋。50岁的妻子，竟和年龄只有她一半大的年轻恋人一起殉情自杀了。俊辅知道她去寻死的原因：她是害怕和俊辅一起渡过丑陋的老年生活。

殉情者的尸体让“犬吠海”的潮水冲上了岸，怒涛把两人的尸体搁到了海边高高的岩石上。把尸体弄下来着实费了一番功夫。渔夫腰里缠着绳子，在轰然掀起的浪涛甩出的白雾中，把尸体在

岩石之间传递。要把两人的尸体分开来又是很不容易的事。两具尸体像是溶解了似的粘合在一起，浸泡得和宣纸一样的皮肤，让人感到是两人的共同皮肤似的。用力分开后，妻子的遗体按俊辅的希望，在火化前先送回东京去了。葬礼很隆重。仪式结束，快要出棺的时候，灵柩运到一间房里，老丈夫不让任何人进去，独自一人和妻子告别。百合花、石竹花围在那张令人恐惧的大脸庞周围，半透明的发际，看得见青青的发根。俊辅毫不害怕地瞪着那张极度丑陋的脸，他感到了这张脸上露出的恶意：现在不能再让丈夫苦恼了，这张脸也就没有必要漂亮了，所以，才变得如此丑陋不堪。

他把密藏在“河内打”年轻女人的假面强按下去，压在了死人的脸上，力气用得太过猛，那张脸像熟透了的果实一样，在假面下压碎了。——俊辅没把自己的行为告诉别人，大约一小时后，尸体连同假面一起让火包裹住，失去了踪影。

俊辅悲恨交集的追忆中，渡过了服丧期。每当想起那个夏天的拂晓，第一次造成他苦恼的那个拂晓；这记忆新鲜的苦涩，令他如果不相信妻子还活着，就无法排遣苦痛。处理不了的情敌、他们那厚颜无耻的年轻、他们该诅咒的美貌……一次，俊辅极度的嫉妒，挥起拐杖朝那青年乱打一气；结果，妻子提出要离婚。他向妻子赔不是，还给那青年定做了套西装。这青年后来在华北战场上身亡了，俊辅狂喜地写了好长好长的日记，然后，像着了迷似的一个人上了街。街上正热闹地欢送新兵出征。俊辅也加入了美丽的未婚妻送未婚夫的行列，还快乐地摇着纸做的小国旗。正巧有记者在场，第二天，俊辅摇着国旗的大幅照片就登在报纸上了，谁会知道呢？这个一改常态的作家，挥动着的国旗，是给去送死士兵的祝福，也是给杀了他憎恶的青年的那片土地的祝福。